

夫，逍遥法外却逃不过良心谴责的女人，先
步上死亡之途——从获得到失落，过程极尽
折！

第三個女人

一部活生生的“罪與罰”

夏树静子著
顽石译

畅销金榜小说





封面设计 石 斗
责任编辑 宋彦宗

藐视公害、为虎作伥的教授；曾经谋害情夫，逍遥法外却逃不过良心谴责的女人，先后步上死亡之途——从获得到失落，过程极尽曲折！

书号：ISBN 7-80570-073-7 / I·35

定价：3.30元

第三个女人

一部活生生的“罪与罚”

夏树静子 著
顾 石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0·海口

第三个女人

——一部活生生的“罪与罚”

作者 (日) 夏树静子

译者 顽石

责任编辑: 宋彦宗

装帧设计: 石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50千字
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9,000册

ISBN 7—80570—073—7/I·35

定价: 3.30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| 秋天的暴风雨····· | 1 |
| 2 | 选择的时刻····· | 23 |
| 3 | 讯息····· | 37 |
| 4 | 访问者····· | 53 |
| 5 | 蓝宝石····· | 67 |
| 6 | 标的····· | 85 |
| 7 | 沙漏····· | 115 |
| 8 | 幻影之女····· | 125 |
| 9 | 貂皮短大衣····· | 141 |
| 10 | 追踪调查····· | 157 |
| 11 | 明信片····· | 167 |
| 12 | 重逢····· | 179 |
| 13 | 接触点····· | 195 |
| 14 | 湖岸····· | 209 |
| 15 | 追记····· | 227 |

一、秋天的暴风雨

越过森林，从教堂传来一阵阵哀伤的晚钟声。宛如在人耳底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当那袅袅余音终于消失时，大湖感觉到——起风了。隐约可闻，亮闪闪的褐色梁柱及法式落地窗，发出了摩擦一般的声响；同时，也看到系绾在窗台两侧的高布林织锦窗帘，正在微微晃动。

当他把餐后饮用的，盛有卡巴杜斯苹果酒的杯子，放在圆形矮桌上，正准备坐下来慢慢品尝时，又听到——风，正中气十足地吹动着不远处的落地窗。

站立在遗有路易王朝之风的，微暗的沙龙窗口，可以眺望旅馆中庭，桤骨树篱外侧铺满碎石的村道，以及正前方的小麦田与葡萄园。视野尚可延伸至冯·提尼·布洛森林的一部份。

尽管森林静静地躺卧在夜幕笼罩的漆黑中，远处一排排树木与尖顶造型的房屋，依稀可见。

此座位于巴黎东南方，以枫叶闻名的森林，如今已变成枯树与耐寒针叶树挺立的丛林。远观略显模糊的茶褐色部分，可能是槭树与菩提树吧！其它则是纵树、石楮、丝杉等黑黝黝、苍郁郁的一大片。

宽阔、平坦的斜坡上的田原，已经变成枯黄色的草原。眼前呈现的是一片阴郁的西欧冬日景象……

在这一座古老的旅馆中庭，种植着三、四棵槭树，虽然还有许多尚未脱落的大片树叶，但风若持续吹刮，过了今晚，仍然难逃秃蕨的命运。

此刻，玻璃窗每起一阵剧动，就可看见无数的落叶，在空中乱舞着；纷纷坠落在无人的庭院前，几张铁制的白色茶几和凉椅，以及专为户外烹调设计的红色砖台上。

“如果早两天到达，就可充分享受意尔·德·法兰西（巴黎郊外）浪漫的秋天景象。因为很不巧，气候从前天起开始反常变冷，几乎每晚都刮极强烈的东北风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换了季节似的。”

大湖忽然想起，不久前才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一名巴黎大学年轻讲师，告诉自己的一番话。

“真的，法国气候就是这样。经常一、两天内，秋天不知不觉地就被冬天取代。”

今年天气似乎特别变化无常——他自己在心里默念一句。

虽然时序仍停留在十月中旬，但此刻巴黎的寒冷，已相当于日本的腊月。大湖原想放弃到巴黎郊外游玩的念头，不料今天一早，天气又变得闷热起来，甚至穿毛衣还微微渗出汗水。看似好天气，因此，下午临时起意，前往巴鲁比村。

米勒、克勒、库鲁贝等隶属十九世纪自然主义“巴鲁比村”派的画家们，都曾不约而同，迁居至这个纯朴的小村庄。至于冯·提尼·布洛壮丽的森林景象，他早在十多年

前，犹服务于故乡大学时，便曾因某种机缘，游历过一次。此后，内心烙印下近似乡愁，优雅、难忘的影象，而成为他心灵画布上特有的“冯·提尼·布洛”回忆。

可能的话，想再去那地方走一趟。大湖一直没有找到印象中那家曾在阳台上吃午餐，洋溢着乡村风味的旅馆。于是，投宿在另一家简朴而不失稳重普特尔造型的旅馆中。

“夏特·仙特儿”这个名字，感觉上象在那儿听说过。餐厅巨梁笔直延伸至白色的墙上，角落摆放着莨苳盆栽。这幢拥有独特造型的旅馆为哥德式建筑，其中最吸引大湖的是旁边设了一个用暗色石块、砖头砌筑而成的酒库。想必地下藏满了著名的布尔哥纽酒。夏特独有的古老气氛，与晚秋乡村风景，倒是十分相配。好似在卢梭的农村风景画中，加添上库鲁贝西盎城一部分的小世界……。

以为从沙龙窗口，可以看到尖塔房屋的顶端。大湖略微弯了一下脖颈，极目眺望远方。不料，就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室外已经转为一片阒黑。昏暗的夜幕，隔绝了窗框之外的视野。

凝视乍临的黑暗，与其说天黑了，不如说是乌云的巨掌，正朝此延伸。平日晴朗的夜空，或多或少会有星星闪烁着；而今却无一丝光线，只能约略窥见乌云的浓淡，似乎，乌云正在夜空边缘，卷着旋涡。

突然，颗粒大的雨滴落在玻璃窗上，风在怒吼。想来，是不对时的秋天风暴，正奋力展开夜袭。

饭后，原打算出去散散步；见此天色，只有打消念头。大湖一边举起盛有卡巴杜斯苹果酒的杯子，凑近唇边，一边

想着：算了吧！人对天气，有时也是毫无办法的。

空气好象也一下子变冷。

他伸直两脚，尽量让自己舒服地靠在椅背上。芬芳浓烈的餐后酒，带给他解放般的畅快感，仿佛正从食道扩散到胃，乃至五脏六腑的每一个角落。

学术会议昨日宣布结束。明天午后，便得搭乘晚班飞机踏上归途。因此，这段时间，可以轻松而不拘形式地度过。

独自一人，待在这样寂寞异常的旅馆，反倒觉得时间过得极慢、极慢。即将返回日本的时间，也在无形之中延长了；从而，他的心灵得到短暂的安慰与解脱。

返回日本，也必须重回日常生活的轨道。霎那间，各式各样的痛苦、危机感、需求不满，一波一波朝他涌来。现实的梦魇，已毫不留情地将他包围。他的脸孔，不自觉地扭曲起来。

当下，最低限度，要将那些恼人的事忘记！

不！事实上，此一时刻，仍有必须详加考虑、下定决心
的问题等着自己……。

思维变得纷杂、散漫，想是酒精在脑子里发挥了作用。

风雨愈益强动，不断撼动周遭的玻璃门窗。外头漆黑一片，不时传来暴风雨狂啸的声音——象极了在往昔的广播剧中所听到的模拟恐怖效果，既疯狂又刺激。那种纯粹而略嫌夸张的暴风雨声，正在建筑物外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它的伎俩。

寒意自脚底入侵。

大湖微微抬高上半身，以薄醉的眼神，环视周遭。

一串串水晶玻璃的美术灯照射室内，红光曲折中透着幽静，与室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墙壁上贴着的天鹅绒，已经被油烟熏黑。一面贴了马塞克磁砖的壁炉上，摆满了中世纪风味的西洋武士头盔，以及眼光锐利的法国娃娃、老旧的烛台等，都是极富异国风味的装饰品。

空间并不宽大。事实上，室内还不时飘散着一种类似发霉的味道，混合高级格兰香水，形成一股并不难闻的独特气味。

极可能，昔日建筑这幢旅馆的目的，是用来做为狩猎的别墅。想像壁炉里的火，曾经熊熊燃烧着，伴随前来的穿戴各种珠宝首饰的仕女们，曾经在此度过无数喧哗的夜晚……。

大湖从香水的气味，不禁联想起珠宝首饰。

沙龙的位置，设在餐厅与旅馆交界的二楼间，两边客人皆可自由出入。餐厅拥挤时，客人多半会先到沙龙等候，用餐完毕，再回到这里休息。

今晚并非周末，且人们大都已经预料了天气的反常，以致投宿在旅馆中的客人，少之又少。多数驾临餐厅用餐的客人，餐后即匆匆驾车返家。

瞬间，一道闪电发出耀眼的强光，室外随即雷声大作。此时，大湖隐约感觉：室内某个角落，似乎有人在惊吓之后，屏住了气息。

虽然雷声也让大湖吃了一惊，但使他更吃惊，万万料想不到的即是：沙龙内不只自己，还有别人，正坐在自己看不见的角落。打从他用毕晚餐进入这里，就一直以为室内除了

自己，没有第二个人。

当他有所发觉，即瞧见斜前方靠窗边的桌子上，放置着一只盛有浓咖啡的精致小磁杯——原先，只当它是沙龙内别具巧思的摆饰之一。

再看看桌前，一张靠背颇高的安乐椅，正好挡住自己视线。椅子下方，可以瞥见一双美丽的灰色舞鞋，鞋尖稍微露了出来。

原来，椅子上坐着一名女人。

可能没有同伴。因为桌上咖啡杯只有一个，未闻丝毫谈话声。

他的头再往前伸。此时，穿着舞鞋的脚，已经完全纳入视线中。是一双穿了黑色长袜，如雕刻一般修长，毫无赘肉的小腿。如此美好的腿部曲线，在日本女人当中，极为少见。

尽管如此，大湖下意识里，仍然觉得对方是日本女人。原因在于，女人闲靠扶手上的手臂，露出一截黑色、柔软的针织料袖子，看上去微微闪亮的部分，很象是绣有红叶与栅栏图案的日本和服独特的镂空花样。

在巴黎近郊遇见日本人，一点也不稀奇。而此刻，大湖却在丝丝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略微走近，看到留有一头自然而略带咖啡色长发的女人的肩部，及其雪白肤色前额的一部分。

又一次闪电，雷声轰传。感觉上，比先前的距离还近。当下，女人清楚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哀叫。

大湖一边踱回原座，一边面露微笑。起初，发现角落坐

有女人，内心还掩不住微微的厌恶。当被四周宁静气氛烘托得神秘兮兮的女人，忽然因为害怕雷声，情不自禁地发出哀叫，大湖顿觉此殊的可爱。忍不住多投一瞥，他看到了放置咖啡杯的桌面的另一边，覆盖着一本类似文库的书，封面上的书名，系以日文书写。

男人本色，他的日文差点脱口而出——不用怕！为求慎重，按捺了一下；随即以客气的口吻，用法文问道：

“你是日本人吗？”

“你也是？”

短暂沉默之后，女人以低沉而充满魅力的声音回答。

“是的。”

大湖苦笑了一下。心想，八成是自己并不流畅的法语，让她听出自己是日本人。

“真对不起！我完全不知道这里除了自己之外，还会有别人。你一直坐在那儿吗？”

尽管不能正面看到女人的脸，大湖还是饶富兴致地问道。实在事情太出人意料，才令他踌躇不前，以为马上走到她面前打招呼，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尽管，并不觉得在自言自语，如此装作漫不经心的攀谈，仍令大湖象被对方看穿似的，产生微微的狼狈感。

女人以沉默回答了大湖的问话。

“你用过晚餐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一个人……？”

女人又沉默了，但未否认。

“据说，这家餐厅以蜗牛和鸡料理闻名。这里的嫩菜，的确口味独特。”

大湖听说的嫩菜，是采用法国南部平原饲养的鸡，加入香醇的葡萄酒嫩煮，而成为夏特餐厅引以为傲的料理。

“我挺喜欢他们的生火腿。”

女人爽朗的回了一句。

“啊——就是镶有绿色的霉一样的——那真是非常特殊呢！还有乾酪也不错……”

大湖回忆刚才享用过的那一顿丰盛晚餐。主菜上完之后，服务生送来一个小竹篮，里头装了乾酪——以柔软的卡曼具尔（法国地名）式居多，其间，也穿插一些棒状、较硬的，和布满黑霉一样的山羊乾酪，还有桔黄色的利巴罗（法国地名）等不下十种。仅管大湖在这之前已吃得差不多，但在美食引诱下，还是举刀动叉地，一切片，送入口中。因此，最后一道甜点——苹果派，他只能浅尝一口。

“法国餐厅只消尝它的乾酪，就能看出这家餐厅的口味和品质如何。”

女人的声音首次在微笑中变得甜美、柔和。

有关食物的话题，似乎不论何时何地，都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加之，在座二人彼此皆无同伴，各据沙龙一方，气氛立即变得亲切起来。

大湖轻松地挪了挪上半身，偷偷将积存胸中的气息，缓缓吐出。

“咳，初发现你，我确实吃了一惊，实在四周太安静了，料不到竟还有人坐在那边。”

“是啊——我也未察觉到你的存在——八成是你进来时我正在看书……怎么感觉你好象屏住气息似的？”

音质优雅依旧，话中却隐约带有轻度揶揄的味道。

“我并没有刻意屏住气息……只不过，心里在想一些事……。”

显然，大湖对这种略带嘲谑的口吻并不适应。莫名其妙的，竟有点动气。

“……”

短暂的沉默，女人巧妙地岔开话题。

“哦——这家餐厅名叫‘夏特·仙特儿’，名字好象在那儿听过——一时却想不起来呢！”

“不会是——莫泊桑？”

“呀——对了！是‘玛德莫娃塞尔·佩露露’。”

“嗯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收养弃婴佩露露并视如己出的正是‘夏特·仙特儿’一家。一点不错！”

大雪之夜，被夏特家收养的佩露露——经过几年后，人已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她对身边追求的男子毫不动心，暗中爱慕着夏特家的三子，不敢明说。而他也深爱佩露，却把真情埋藏心中，忍痛与媒妁之言的未婚妻成亲。历经漫长岁月，两人又在一个奇妙的夜晚相遇，彼此的感情，再也压抑不住，象决了堤的河岸……互相倾吐内心深处的秘密。

那种迅速、疯狂而又神圣的感觉，曾令学生时代的大湖深深陶醉。……

适才，莫明所以的想到珠宝首饰，可能下意识里忆起了佩露露。

再啜一口卡巴杜斯苹果酒，他感到一种年轻的亢奋。对于那名尚未谋面的女人，突然产生无比的亲切感。”

“你也是一个人来参观巴鲁比村吗？”

“嗯，但昨天不小心着了凉，今天喉疼没有游兴，才会就近在此歇息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投宿在巴黎的旅馆啰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样今晚要赶回去就比较麻烦了！”

“不会！我有车子呢……不过，看这雨一时停不了，也难即刻动身。”

女人语气中，透露着一种出奇的轻松。似乎此刻能和大湖在此闲聊，觉得挺不错。

大湖手持酒杯站了起来。他想，这时走近女人身边，与她面对面谈天，已是自然不过的事。

他充满自信地向前踏出一步。闪电再度来袭——顷刻间，沙龙内的吊灯全告熄灭。

室内陷入一片漆黑，雷声蓦地划过阒静的沙龙。

行动被迫中断的大湖，困惑的立在原地，好一会儿才拖着步伐，在地毯上摸黑行进。可能附近一带都停电，窗外不见丝毫光线射入，黑暗中，连室内桌椅轮廓都看不清。

他边走边伸出手摸索，来到约莫为女人斜对面的桌子旁边停住，拉开一把椅子，坐下。此时，他却发觉自己所坐位置，比想象中距离女人的座位还要近。

空气中混有高级格兰香水，阵阵属与女人的气息，正缓缓飘向大湖脸颊——是一种结合美丽与寂寞，令人感到不可思

议的高雅的芬芳——他确认离她已非常近。顺着桌沿往前，在放下酒杯的同时，他轻轻碰触到女人的手肘，针织薄料底下覆盖的纤细手臂，使大湖在轻触的一刹那，有电流通过的感觉。

“一切都是偶然吧！”

大湖象要藉此驱散不同于先前的紧张，喃喃自语的说着。

“噫！竟然这时停电……哦，不！我是说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今晚能够在此相遇，真是千载难逢、极为宝贵的偶然……”

“据说，莫泊桑最喜欢的三样绘画素材是水边、偶然，以及悲观主义——忘了在那本书上读到的。”

“悲观主义……？”

女人的无心之言，勾起他心底某种无奈和厌倦。希望保有地位、名声、家庭等等的世俗想法，正与他内心深处燃烧着英雄式的正义感相互倾轧。有时，觉得自己象从车窗外眺望远景的旅人，追求的是更纯粹、永恒，能真正与己之灵魂和平共存的东西。如今，它却摇摇欲坠——这就是导致他的人生充满悲观色彩的原因吧！

“我常觉得，与其做一名乐观主义者，倒不如成为彻底的悲观主义者，不知道为什么……？”

“是啊！说不定，他们时刻都很清楚，有一天，会引爆自己，采取惊世骇俗的行动，成为连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恐怖分子。他们不会相信‘船到桥头自然直’的说法，一旦承受不住压力，就会狗急跳墙。”